

歷史與空間

羅大佐 胡建坤

溫暖在冬天之前到達

余強醫生走進病房時，白馬來布的妹妹笑呵呵地說道：「這個神仙來了……哈哈！」病床上的白馬來布和他的太太也跟着笑了起來。

當下人們習慣用「白衣天使」來指代醫生護士等醫護人員，淳樸善良的藏族村民可能沒有聽過這個詞語，但在見識了醫生高明的醫術、高尚的醫德之後，她還是從自己的詞匯庫當中找了「神仙」這個與「天使」相似的詞語來形容眼前這位醫生。

由於白馬來布老人和太太的漢語不太流利，因此妹妹一邊在醫院照顧哥哥和嫂孀，一邊也承擔了翻譯的角色。通過妹妹的講述，我們了解了更多關於白馬來布老人的情況。

白馬來布老人是甘孜州雅江縣人，今年62歲。他在40歲時就患上了骨性關節炎。剛開始，只是覺得腳有點痛，也沒有太在意，畢竟風濕之類的病在雅江縣很常見。因為一到雨季，老鄉們就要上山採松茸、挖蟲草，穿著打濕的鞋子走一天是常有的事。經年累月，很多村民便患上了大骨節病、風濕病等關節性疾。

白馬來布老人家裏的經濟比較拮据。患了病，也就忍着，該幹活還得幹，實在忍不住的時候就去醫院買點止痛的藥吃。老人堅強的意志使他忍受住了疾病帶來的疼痛，但無法遏制疾病的惡化。他的腳踝一天天腫大，慢慢地，畸形的雙腳就讓他無法筆直地站立了。家人給他買了第一副拐杖。

用上拐杖之後，老人雖說無法勞動，但也能照顧自己，飲食起居不用連累家人。歲月流轉，拐杖換了一副又一副，他就這樣帶著病痛一天天地挨了過來。

沒想到的是，疾病最終還是將老人擊倒在病床上。隨著病情的加重，他使用助行器輔助行走都變得吃力，去洗手間，很多時候都得家人幫助。過去，他還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在村子裏轉轉，可現在他只能天天坐在床上。家人都要去幹活，也不能整天陪着他，只好把電視打開讓他解解悶。

白馬來布老人本以為自己的餘生都得帶著病痛躺在床上，不料事情卻出現了轉機，原因如白馬來布老人所說，「現在的政策是真的好！」

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在2016年年底接受了對口雅江縣精準扶貧的任務，經過調研，學院發揮醫療專業優勢，着眼當地醫療情況實際，從附屬醫院的內科、外科、中醫康復科、婦科等科室挑選了一批經驗豐富的專家組成醫療義診志願服務隊，持續不斷地到雅江各個鄉鎮開展村醫培訓、巡迴義診以及地方性疾病篩查等工作。作為從事骨科臨床工作20多年，擅長關節、脊柱等骨科疾病方面診治的余強醫生也加入到了這項健康扶貧的隊伍之中。

白馬來布老人就是在巡迴義診時遇到余強醫生的。余強醫生在檢查了老人的身體之後，憑着自己多年的從醫經驗，覺得這個病只需要動個手術就能治好。不過，雅江縣當地的醫院缺乏一些手術所需的醫療設備，比如在做一些骨性關節手術時要用到3D打印技術。長期以來，傳統關節置換手術都需要進行術中各種角度的測量，對雙側關節都需置換的病人，大多都只能分次進行，會給病人帶來更多的手術損傷、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而3D技術可以非常直觀地了解關節的病變程度，手術方法簡單，手術時間很短，手術創傷較小、關節功能恢復更快更好，特別重要的是能減少手術損害。余強作為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外二科的主任，從2015年便開始學習3D打印技術在骨科中的運用，對白馬來布老人這種合併重度骨質缺損的關節病治療成竹在胸。但是，這些手術條件當地醫院無法具備，只能去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做。「異地就醫」因此成為了健康扶貧工作中遇到的最大一個難題。

當地很多藏族村民並不能熟練地講漢語，在溝通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難。要改變當地藏族村民對自身所患疾病的認識也不容易。比如白馬來布老人，他就覺得自己的病是治不好了的，因為他確實也去過很多醫院、吃過很多藥，都沒治好病。突然某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一位醫生對他說：「這個病是能治好的，不用給錢，但要去雅安的醫院醫治。」他也就想：「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只要去雅安就能治好，而且不用花錢，搞不好是一幫騙子哦。」白馬來布老人就這樣帶著重重疑慮拒絕了余強醫生的第一次邀請。

扶貧工作不是一天一時，脫貧路上絕不會落下任何一個人。儘管遇到很多困難，雅安職業技術學院的健康扶貧工作沒有在困難面前退步，而是繼續派出醫生深入雅江縣開展這項工作。針對一些患者家庭經濟困難，學院設立了健康扶貧專項工作經費，用於補貼雅江縣地方病患者醫保費用報銷後的剩餘醫療費用，讓建檔立卡貧困戶實現「零支付」。2019年，雅江縣僅骨關節疾病患者的篩查達到了2,000多人，經過余強醫生手術治療的人次不下50人。針對患者的患病程度，義診志願服務隊採取輕症患者現場治療或者指導當地醫院治療，重症患者建議到雅職院附屬醫院實施手術。隨着一次又一次的義診工作在雅江縣的一個個鄉鎮展開之後，越來越多的藏族村民知道了有這樣一群免費治病的醫生，而且治療的效果還很好。這個事，當然也傳到了白馬來布老人那裏。這樣，也就有了他和余強醫生的第二次相遇。這一次，是他主動找余強醫生的。



余強醫生悉心為病人診治。 作者提供

最後，白馬來布老人在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順利完成了手術。手術結束後沒兩天，老人不用拐杖也能筆直地站立了。站起後，他還和余強醫生開了個玩笑——「我比你高了」。

余強醫生說，當他看到老人臉上的喜悅，聽到老人這樣與他說笑，他就覺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他認為，作為一個醫生自己只要看到患者得到治療，看到他們重獲健康，就很滿足。余強醫生的計劃是，今後繼續參與學院組織的健康扶貧工作。他希望，通過他們對骨性關節疾病預防知識的宣傳和治療，雅江縣的藏族村民可以免受這些疾病的侵擾。

入冬以後，白茫茫的大雪就會覆蓋村莊。但這個冬天，白馬來布老人不用再擔心寒冷的天氣。他可以自己生火取暖，喝完早茶後再慢慢悠悠地去左鄰右舍家裏轉轉，聊聊今年的收成……

書若蜉蝣

葉輝

丹佛美術館展出英國繪畫

話說丹佛出生的藝術收藏家威廉伯格（William Berger）與伯納黛特伯格（Bernadette Berger），在美國也有機會親眼見到莎翁眼中的輝煌英國；伯格夫婦為偉大的藝術倡導者；他們也曾說道：「我們總是相信藝術、音樂、詩歌和文學能夠豐富並提振我們的生活」，此對夫婦只收藏他們所真心喜愛的藝術品，而且總是希望能將這些珍愛的寶藏和大眾分享。

丹佛美術館的新展覽《英國藝術瑰寶：伯格收藏系列》開放至12月6日，展示超過60多件繪畫珍品；此等展品精選自伯格收藏教育信託基金會（Berger Collection Educational Trust）；2018年在美術館展出65件歐洲傳統大師繪畫；展覽由伯格收藏的策展人凱瑟琳斯圖爾特（Kathleen Stuart）策劃，除頌揚此批珍貴的歷史遺產，亦探索英國500多年的歷史軌跡。

此一展覽同時展示一個國家的藝術，對記述歷史有多重要；透過世界級大師的精彩作品，展現英國自西元1400年代後期至西元1800年代後期的文化變遷，除英國籍藝術家，像托馬斯斯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等，展覽亦包含長期旅居英國的外國畫家，像法蘭德（比利時北部、荷蘭南部）畫家安東尼雲戴克（Anthony van Dyck）及美國藝術家班傑明韋斯特（Benjamin West）。

展品年代從中世紀後期羅馬天主教領導下的英國起，其中包含幾幅相當罕見的英國天主教藝術品；在

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宗教改革，建立英國國教並禁止天主教後，僅少數宗教繪畫留存至今，當時所有天主教堂俱被下令推毀，很多宗教藝術品亦遭褻瀆。

在改革過程中，所有宗教藝術都被禁止，而原先依賴教堂的委託，像是製作祭壇畫的畫家，只好轉為替人繪製肖像畫。首批的肖像畫都是王室成員。該展覽中的作品，像德國畫家小漢斯霍爾拜因（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和他的畫室於1538年左右完成的威爾斯親王愛德華（後來成為愛德華六世）肖像，此即為非常好的例子。

在畫中，可愛的小愛德華穿著帝王紅與金色的衣服，手裏拿着金色波浪杖，好似握着未來的權杖一般。這幅畫中還有一段拉丁文提詞，由人文主義學者暨亨利八世的宣傳官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所寫的；大意為「小伙子，效法你的父親，成為他美德的繼承人；世界沒有更偉大的事：天地間不會有一個兒子的榮耀超過一位父親；做你自己，但達到相當你父親所為就好，不能再要求更多了；你若超越他，你將超越所有，未來也沒有人能夠再超越你」。

繼王室之後，在西元1700年後逐漸有越來越多商人和地主委託畫家替他們繪製肖像，肖像畫中通常會包含一些象徵財源不絕和提升社會地位的物件，比如他們以最新的潮流打扮，手中握著一些東西來表示他們職業；英國著名畫家喬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就是馬肖像的首選畫家，他的其中一幅作品《上鞍的栗色獵馬》（A Saddled Bay Hunter）也在展覽展出。

生活點滴

王建國

天蓋寺裏的吉他聲

印象中，寺廟是紅牆梵宇的淨地，有着空谷寒山的幽靜與沉寂；晨鐘暮鼓的厚重和肅穆；是木魚、佛珠、鉢、磬的靜謐與虔誠。哪有來張狂豪邁的吉他聲？

有的，它來自一位刑警。這位刑警便是譚爭。

初識譚爭是在去年開春，初霧的那個上午。譚爭沒有我想象中的霸氣和剛悍，略顯蒼白和瘦削的臉龐更像一介溫文爾雅的書生。但他一說起案子來便激情四溢、旁若無人，即旁徵博引又妙語連珠。時而娓娓道來；時而又握拳叩桌，一吐為快；時而還拿同行的戰友插科打諢，博得大夥笑聲不斷。同行會心的自我開脫：「譚大，你？你……」整個座談會就像是在聽譚爭的一堂精彩演講。看得出他是位資深的刑偵人，有着一份對刑偵的癡愛和執着，甚至是偏執。但談話中不乏據理，文弱中不乏剛毅，談笑間閣下思考。

周末，看天色宜人，我便約譚爭去遊蒙頂山上的天蓋寺。

蒙頂山位於名山縣城西，海拔1,000餘米，終年霧靄籠罩，淫雨連綿，最適合茶樹種植，是中國茶文化發祥地之一。相傳是漢代甘露大師吳理真結廬種茶地，植七株「靈茗之種」於「皇茶園」，從唐代便開始在此採摘貢茶。又因「揚子江中水，蒙山頂上茶」的名句和白居易「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的詩句而聲名鵲起。

快上纜車時，譚爭突然說道：「等一下，忘了樣東西。」他返身從車上取下一個用帆布包裹的東西，斜挎在肩上。纜車懸浮在半空，緩緩穿行在古樹枝葉間，腳下的坡地上是一叢叢一簇簇的茶樹，枝頭的新茶葉子青翠欲滴、泛着亮光。清新的空氣從山頂傾瀉下來，沁人心脾、神清氣爽，城市的喧囂和凡事煩擾、得失雜念，被過濾殆盡。

不覺間，天蓋寺已映入眼簾。拾級而上，進一道褚紅色的廟門抬頭就正對天蓋寺的大殿，大殿埋沒在十餘株幾個人才能合抱的古銀杏樹下。初春的夕陽透過古樸遒勁的銀杏樹枝篩撒下來，將大殿映照得更加金碧輝煌，屋頂的積雪化着雪水，滴答、滴答地落在青石板上。殿雖然不大，但香火旺盛，善男信女依在茶祖師吳理真的塑像前進香許願，祈求真愛、幸福、平安、健康。殿前的院壩更是人滿為患，打麻將的、「鬥地主」的、吹「散打」的、抓殘雪打雪仗的——好熱鬧。遊客們盡情分享初春裏難得的一個艷陽天。

我、譚爭和隨行的朋友揀了個靠角的茶座，泡上三杯蒙頂山的甘露蓋碗茶。茶館老闆娘很善解人意地丟了一副撲克牌在茶桌上，想必看我們三人正好鬥「地主」。譚爭淡淡地吸了一口茶，也斜着寺院內虯枝錯節的古銀杏樹，喃喃地說道：「好地方，靜。」說完便放下肩上的帆布包，打開拉鍊，取出裏面的東西，原來是一把吉他，摸舊了的吉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在讀警校的時候，吉他堪稱時尚、風靡。前衛的男生，尖領花襯衣、小管褲、火箭頭皮鞋，懷抱一把吉他，在女生面前彈唱一曲《故鄉的雲》，那是何等的瀟灑和飄逸。多少女生的回眸在琴弦間被劃着一道道漣漪。現在的年輕人視乎不太喜好這東西了，只有在專業的娛樂場所和少兒培訓班上才見得到它的影子。吉他走向孤獨讓人多少有點遺憾。

譚爭把吉他攬在懷裏，左手調了調琴鍵，抵在指板上，右手緩緩地撥動了琴弦，音樂聲就在他有節奏的指尖迸發出來。輕柔幽遠的音樂透出一縷淡雅，一絲追憶，一縷幽夢，迴盪在千年古寺、百年古樹間。譚爭兩眼微閉，雙唇微含，頭隨着吉他有節奏地晃

動，那種淺淡、沉醉、淡定，自樂其中，彷彿忘掉了喧嚷、煩惱。彈到第二節時，譚爭唱和起來：「一條路，落葉無跡，走過我，走過你。我想問，你的足跡，山無言，水無語……」歌聲沙啞中帶有磁性，滄桑中飽含感情。我聽着美妙的歌聲，漸漸地產生了共鳴，這琴聲、歌聲像是來至天籟，感受是如此的真切，穿透，洞悉，已聽不見喧鬧的人群聲了。一曲唱罷，過來兩位學生模樣的小朋友，狐疑地望着譚爭和他懷裏的吉他，囁囁着問：「叔叔，給我們唱一首吧，好多錢？」譚爭笑了笑，「不收錢，不收錢。」接着又撥動琴弦，伴隨歡快的旋律，唱起來：「三月裏的小雨，淅瀝瀝，淅瀝瀝，下過不停；三月裏的小溪，嘩啦啦，嘩啦啦，流過不停……」兩位小朋友也跟着哼起來，一邊哼，一邊用小手拍打着響亮的節拍。歡快寫滿粉嫩的臉龐。不知何時，一位天蓋寺的小和尚，也悄悄地站在了譚爭的身後，虔誠地聽着，像是思緒萬千。這時，大殿裏傳來隱約的，梆、梆、梆的木魚聲。

下山途中，我好奇地問：「譚哥，想不到，你還有此雅好？」譚爭像是半開玩笑的答道：「刑警嘛，一桿槍、一支筆、一把吉他就是我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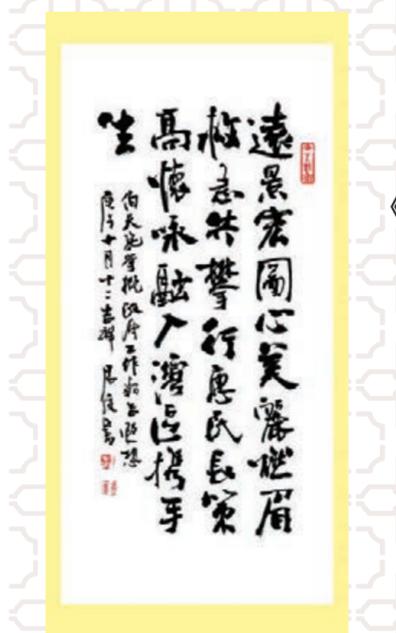
我時常思忖譚爭的這句話，耳畔會自然而然的飄來天蓋寺裏幽遠綿長的吉他聲，纏綿芸繞，不絕於耳。

我想，這吉他聲是來自於刑警對生活激情迸發的眷戀；更來自於刑警在紛繁複雜，光怪陸離，萬千誘惑面前的那份淡定。坦坦蕩蕩而又實實在在的淡定！

今年殘雪消融的早春，我倚坐在天蓋寺靠角的茶座，在單調的木魚聲和嘈雜的嬉鬧聲中，獨自，靜靜的品着氤氳飄香的甘露。我在尋覓那來自天籟的吉他聲。你聽……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政府工作報告》遐想

伯天施學概鞠躬

遠景宏圖心美麗， 燃眉急救共攀行。 惠民長策高懷咏， 融入灣區攜手生。

庚子十月十二吉祥

浮城誌

鄧榮河

夢中煙火

那日，與老母親閒聊起取暖的話題。老母親說，現在採取集中供暖，好是好，但總覺着心裏空落落的。我問她為啥，老母親說，看不得一點煙火，不得勁。一旁的小女兒笑了，但我沒有笑，因為我深知一個七旬老人，對於煙火的那份難以割捨的情結。

有了煙火，才会有溫暖，才会有生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裊裊的炊煙是鄉村最迷人的風景之一。可以說，炊煙是鄉村柔性十足的根，結實實地捆紮着遊子的心。於是，炊煙能成為鄉愁最具典型意義的代名詞，盡在情理之中。

在我的頭腦中，總會浮現着這樣一幅畫面：母親在灶台邊拉着風箱，乾柴在灶膛裏嘩嘩地燃燒，火蛇一樣的火苗接連不斷舔舐着鍋底，半鍋粥開始沸騰，矮矮的小屋裏頓時瀰漫起一陣強過一陣的粥香……正是因為這幅簡單但充滿了詩意的畫面，在我的頭腦裏一遍遍被複製，被不厭其煩地日積月累地複製，我才一步步從童年走向少年、青年、中年。那些玉米粒、棉柴乾、枯樹

枝燃燒後產生的煙火，夜以繼日地溫暖着我，撫育着我。

物質貧乏時期，鄉下人冬季取暖很簡單：每晚弄些乾柴或莊稼的秸稈，在與土炕相連的土灶裏點燃了，煙火氣在土炕裏循環一周過後從煙囪冒出來，土炕便一陣比一陣溫熱。一家人圍坐在土炕上，或納鞋底，或閒嘮嗑，其樂融融。而時下又是怎樣一種情景呢？室內儘管溫暖如春，但看電視的看電視，玩微信的玩微信，刷微博的刷微博……時尚，的確很時尚，但再難尋那份人情味十足的人間煙火。

我這人對音樂不是很癡迷，但獨獨對韓寶儀的一首名為《又見炊煙起》的歌曲情有獨鍾。「又見炊煙升起，暮色罩大地。想問陣陣炊煙，你要去哪裏？夕陽有詩情，黃昏有畫意。詩情畫意雖然美，我心中只有你……」每每聽到這首歌，我瘦削的臉頰總會情不自禁地滴下幾滴溫熱的淚滴。

溫暖的煙火，再一次在我的心底升起……

